

阮玲玉《戀愛與義務》重返上海

老電影「修舊如舊」最難

中國默片時代巨星阮玲玉的經典作品《戀愛與義務》，時隔83年後重返上海，在歷史悠久的大光明電影院隆重獻映，受捧程度絲毫不亞於任何一部新片。得益於高超的修復技術，老膠片煥發勃勃生機，愈來愈多經典影片重見天日。上海電影家協會副主席、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石川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，現時老電影修復理念已較早年不一樣，愈發注重「修舊如舊」。他並指出內地藝術片展映市場正在形成，老電影重映的商業價值不容小覷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圖：本報上海傳真



■《戀愛與義務》劇照，阮玲玉在片中的女大學生造型。



■《戀愛與義務》修復前的膠片。



■《戀愛與義務》劇照，此片由阮玲玉和「電影皇帝」金焰聯手合作。

阮玲玉一生參與過29部電影演出，膠片仍存世的僅有9部。《戀愛與義務》自1931年在上海首映後，就銷聲匿跡，唯一的拷貝現藏於台北電影資料館。台北電影資料館館長林文淇對本報表示，雖然年代久遠，好在館方於上世紀90年代取得的原拷貝，僅有一卷有些許粘片，其餘多為霉斑與褪色。即便如此，由於台灣本地電影修復公司對早期默片的修復參數不足，《戀愛與義務》於去年遠渡重洋，交由世界電影修復技術最頂尖的意大利博洛尼亞實驗室處理。經過來回多次修正，終於完成2K分辨率的修復。整個修復工程耗時8個月，花費新台幣200萬元。修復後的《戀愛與義務》，作為「中國經典影片修復單元」的展映片之一，與阮玲玉的另一部作品《神女》，共同亮相上海國際電影節。

大推舊片修復單元

壓軸「中國經典影片修復單元」的是《盤絲洞》。這部拍攝於1927年的電影改編自《西遊記》，87年前在上海中央大戲院首映時，刷新國產影片首日票房最高紀錄。這部當年取得巨大商業成功的電影，引領同時期武俠神怪片風潮。此後《盤絲洞》曾被列入禁片，加之保存不善，拷貝早已消失多年。兩年前，《盤絲洞》的拷貝，卻意外出現在挪威國家圖書館的資料庫中。為避免修復後的影片再次丟失，挪威國家圖書館特意在今年掃描了《盤絲洞》的數碼版本。

已故名導謝晉的電影名作《舞台姐妹》拍攝於1964年，今年恰逢該片問世50周年紀念。作為上海國際電影節開幕影片，《舞台姐妹》進行了更為精緻的4K掃描、4K輸出全彩色修復。上海電影技術廠同樣與意大利博洛尼亞實驗室合作，僅意大利一方，80多名專家就修復了整整半年。



■《舞台姐妹》進行了更為精緻的4K掃描。



■《戀愛與義務》在歷史悠久的大光明電影院隆重獻映，當日影院大玩「復古風」。



■上海電影家協會副主席、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石川。



■《戀愛與義務》在上海電影節期間重映時，「電影皇帝」金焰之妻秦怡（圖中），專程來捧場。圖右為台北電影資料館館長林文淇。

■《戀愛與義務》的膠片現藏於台北電影資料館。

2012年，傳統電影膠片全面停產，不僅意味着電影從此跨入全數碼時代，也預示着100餘年來，曾作為電影主要物質載體的膠片，從此被納入歷史文化遺產的行列。最近10年，許多國家和地區都相繼舉辦以舊片保護與修復為主題的國際電影節，康城、柏林、威尼斯等著名影展也紛紛增設舊片修復展映單元。

上海電影家協會副主席、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石川表示，中國老電影的保護與修復同樣刻不容緩。他指，拍攝於1949年以前的電影，九成以上都已難覓蹤影，尚能找尋到膠片的，保存狀況亦是堪憂，有些甚至僅得殘片，諸如《盤絲洞》等攝於上世紀20年代的影片，有拷貝存世的尚不足10部。

修復觀念日趨先進

老電影修復，主要由兩個工序組成，即物理修復與數碼修復，前者主要解決粘片、脆片等問題，後者則指經由電腦處理，消除畫面斑點、聲噪。在石川看來，現階段之所以要與國外電影修復機構合作，除了國內在物理修復方面的技術尚且落後外，國外「修舊如舊」的先進理念，亦是重要原因。他坦言，早年國內亦有對老電影進行修復，卻是觀念落後的「修舊如新」，不能嚴格遵循保護老電影的原則。

「老電影修復最重要的是，如何重現歷史面貌，」石川說，很多問題，並非有技術就能解決。以《戀愛與義務》為例，今次修片之後仍然存在「色差」，是修復成功的標誌，「上世紀30年代受困於燈光與洗印的局限，夜戲有種種限制，故電影常常以偏藍的畫面象徵夜晚，偏紅的畫面模仿白日，若不明就裡，修片時將整部片子統一色彩，是嚴重失敗的修復，完全失卻老電影的味道。」

石川表示，中國與意大利合作修復《舞台姐妹》時，亦有不少中國電影史專家參與其中，

「1964年的中國電影用甚麼膠片，用甚麼機器，用甚麼藥水，都需要在修復時仔細考量，盡量保存當時的呈現效果。」與此同時，修復老電影時，導演、攝影師的創作風格，也一定要納入考慮，「幸虧《舞台姐妹》年代並非特別久遠，還可以找到許多當時拍攝的拍攝資料，如導演、攝影師、美工的文字自述等，再早期的電影就更加考驗修復的水平。」

電影修復有市場

過去三年，上海國際電影節還與國外機構合作，修復了《十字街頭》（1937）、《八千里路雲和月》（1947）、《一江春水向東流》（1947）、《麗人行》（1949）、《烏鴉與麻雀》（1949）等中國電影史上的經典名片。但上述影片均為黑白片，採用的都是2K修復技術。此番《舞台姐妹》的4K全彩色修復，不僅技術難度遠遠大於前者，且在成本、周期上也對修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修復一部老電影，耗資從幾十萬至上百萬元人民幣不等。坊間亦有人質疑，花費甚多卻僅僅於上海電影節期間放映一至兩場，此後仍長休於庫房，如此修復價值幾多？對此，石川表示，遑論文化意義，老電影的商業市場也不小，現時各大國際電影節都設有舊片展映單元，修復後的老電影可以去參加其他國際電影節，取得放映收入，亦算是一種發行渠道。據悉，4K修復版《舞台姐妹》明年就要去康城參展，《神女》也於本月赴法國電影資料館進行歐洲首映。

除此以外，在石川看來，上海國際電影節上放映的老電影，場場火爆，說明內地藝術展映市場正在形成，這也為更進一步的商業發行埋下伏筆，「比如修復後的老電影可以發行藍光DVD等音像製品，且現在新媒體和移動終端崛起，亦可與運營商洽談網絡發行市場，雖然與傳統商業的運營模式不盡相同，若另闢蹊徑的話老電影的商業潛力也很大。」

新戲上場

文：笑笑

《失魂》直視靈魂深處

金馬獎最佳導演鍾孟宏繼《停車》、《第四張畫》後，最新懸疑驚悚片《失魂》找來張孝全與王羽兩大男星同台飆戲，講述一個撲朔迷離、詭異奇幻的故事。此片不但展現鍾孟宏強烈的個人影像美學，獨特的敘事手法和鏡頭拍攝亦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。電影去年亦代表台灣角逐奧斯卡金像獎「最佳外語片」及入圍多倫多影展，現正於香港上映。

拍廣告出身的鍾孟宏，視角與觀察都與一般導演不一樣，他擅於利用鏡頭捕捉人性。鍾孟宏的電影多次入圍海內外影展，2008年其首部長篇電影《停車》入選康城影展「一種關注」單元；2010年《第四張畫》又在多倫多影展、日本東京影展亮相；是電影節的常客。

《失魂》是鍾孟宏受真實事件啟發拍出來的，故事靈感來自身邊朋友的親身經歷。當時，朋友夫妻開車從北京到新疆旅行，途中有三個獵人想搭順風車，對方貌似來者不善，但在抉擇後，還是讓這三個拿着獵槍的陌生人上了車。後來他們遇到山泥傾瀉，三位獵人竟成了救命恩人，幫夫婦搬開大石避開災難……這也是張孝全戲中夢境故事的緣由。這個經歷讓鍾孟宏寫下了《失魂》，他找來張孝全演繹不斷受外在因素刺激的男主角阿川。阿川在工作時突然昏倒，緊急送院後因查不出病因，後來回山上老家靜養。某天父親回家竟發現女兒倒在血泊之中，平靜生活一夕變調，父親費盡心思收拾殘局，但藏得了屍體，卻蓋不住如雪球般越滾越大的謎團……這對離奇父子的意外事件自此展開。

人的內在深不可測，有時候很熟悉的一個人，會突然變得很陌生，當中的變化神秘又玄妙。鍾孟宏說，人終其一生都在經歷一個轉變的過程，這種轉變也許是為了適應周遭的環境，也許是為了面對不同的人，更可能是為了和自己相處得更和諧，有時候走得太遠了，迷路了，會變得連自己都不認識原來的自己。

《失魂》雖然是懸疑片，但撥開重重迷霧，最終可能有意料之外的收穫。



影碟別注

文：亞里安

《Lego 英雄傳》樂高造世界

《Lego 英雄傳》是集結Lego單元動畫及電玩遊戲系列的放大版，從大銀幕重新體驗這個Lego大世界，基本上，「覺醒吧！」似是創作團隊的主旨概念之餘，主角阿墨的「末日救世者」角色背後亦延伸了《Matrix》的反動意識，向主權說不，反思一體化制度下的單向生活模式，觀感絕對有意外驚喜。

相信睇完此片，必對主題曲《世界會變美麗》印象深刻。電影開場不久即出現一個大同世界，全部Lego人都依循一本指引手冊維穩度日，好像天天開心大合唱就有美好新世界。至於大家所見的荒謬實況，又可會感同身受到笑不出聲、好像日日追看同一套鬧劇，大問：「我修褲去咗邊？」\$300一杯咖啡盲目得習以為常，日常工作就是不斷拆樓重建再拆再建的「可持續發展」規劃……或許英文版主題曲「Everything is Awesome!!!!」已說明一切。

樂高造世界，不平等的階級觀念跟現實不遑多讓，片中所謂擁有自主權的「大建築師」，是知名人士如林肯、莎士比亞、奧尼爾、甘道夫等，至於如阿墨般沒頭沒腦沒個性的平民，則是逆來順受，如同被「洗腦」受控沒靈魂的Lego人。

諷刺的是，我們又何嘗不是全程被Lego直銷洗腦。當女俠溫黛引導阿墨大開國界，穿越其他不同的Lego國度，全部有名有姓甚至有Lego型號沿途登出，Lego迷自然對號入座，照單全收。片末出奇不意向父權主義正面挑戰，巧妙穿梭於虛構與現實的互動玩法，有點似《反斗奇兵》變奏版，然而，完場後，那些向父親大人嚷着買Lego的小朋友，才是最現實的答案。

今回藍光碟有不同版本任君選擇，聲畫表現人見人讚，最緊要是一家大細各有得着，肯定是本年度最出色的動畫電影之一，連非Lego迷都睇得開心過癮。



銀幕短打

文：朗天

《逆權大狀》的啟示

韓片《逆權大狀》在社運界中掀起一陣波瀾，不少觀眾看後都說今天的香港人看此片，會有特別的感受。

韓國好戲之人宋康昊在片中飾演一名貪財圖利的律師（因為他學歷不足，窮過，了解受盡白眼的滋味），然而，由於恩人的兒子捲入國家安全案，被白色恐怖統治者屈打成招，搞讀書組被視為宣揚革命、顛覆國家，他從而頓悟、挺身而出，對抗不義的國安檢控。後來他示威被捕，有多達九十九名同業出庭為他辯護，成為一時佳話。

電影改編真人真事，集中處理主角律師的心理轉變，而韓國右翼軍法統治、學生和群眾抗爭的歷史則是敘事背景。不公義的建制以國家之名，踐踏人權，（刻意）忘記政府只是人民授權管理國家、國家的主權在於人民的神聖事實。他們動輒代表人民發聲，鄉紳民眾以自重，說話特大聲，口氣特嚴重。他們控制武力，每每在適當時

期宣布「國家」進入特別狀態，以便他們以保衛國民安全之名進行嚴苛的管治。

近月港片多了貼近時勢和社會發展的商業作品，如《那夜凌晨，我坐上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》、《香港仔》、《竊聽風雲3》等，之前也有類似的《報應》、《過界》。然而，要拍出像《逆權大狀》那樣鼓動人心的電影，還需等待。

何解？當然是港片（包括合拍片）投資方仍不相信反映社會真實的電影會有大眾市場。他們和積弱的電視台一樣，只看到部分庸俗的被动觀眾，娛樂公式依然被視為可一再搬弄的賺錢保障，所以即使有有心編導發功，也每每受到掣肘。

部分資深製作人同樣對太具社會意義的電影有保留。遠離政治和缺乏理念之間，變成雞與蛋的



關係。只不過，《逆權大狀》的最大啟示正是：講政治講社會其實與表現人性不衝突。人性變化、人文關懷和說好一個故事畢竟才是要點，不必蓄意迴避現實議題。只要略作轉型，套入探討人性的框架，在擴大創作空間之餘，也與現實同呼吸，何樂而不為？